



左左右右

薛
友
津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左左右右

薛友津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左右右 / 薛友津 著.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402-3497-3

I. ①左… II. ①薛…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1666号

书 名: 左左右右

作 者: 薛友津

责任编辑: 金贝伦 陈赫男

特约编辑: 叶青竹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

邮 编: 100054

电 话: 010-6524383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20 印张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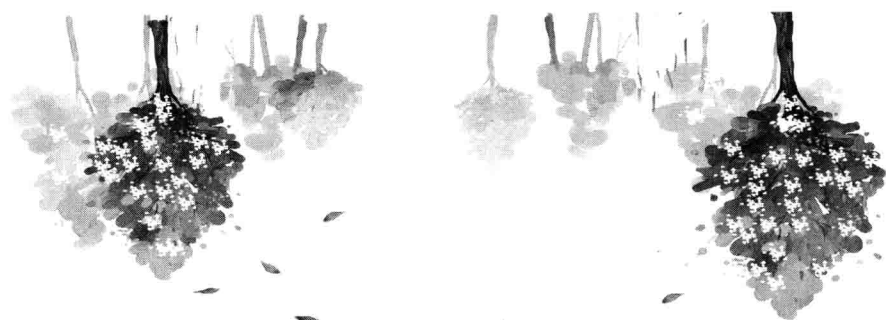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左左右右·····	001
里里外外·····	040
好大一张床·····	066
激情疲劳说·····	105
缘分·····	130
棟枣冲一九五九·····	151
往日，往事·····	191
常胜创业简史·····	240
梅朵，梅朵·····	261



左 左 右 右

一、她嫣然一笑，风摆柳的样子

房门吱呀一声开了，响声极轻，连大闺女放的屁响都没有，但邱东风还是觉察到了。他努力想看清楚是谁三更半夜摸他家房门。然而他的眼睛不知怎的不太好使，什么也瞧不清楚。猛然间他发现了一条猎猎的裙子在他眼前摆动，裙子的颜色他却一时分辨不清。不过来者肯定是个女人无疑。邱东风有些喜不自胜。老婆走了一年之久，他想找也没力量找了，路途太遥远了，即便是有飞机也用不上，因为天堂还没有通航呢！女人哪女人，没有女人的日子真是太难过了！要说不想那是瞎话，这不，睡觉之前，女人身上的零部件还令他走火入魔好一阵子。是谁夜深人静闯入他的思绪？他将身边的所有的女人在脑海中过滤了一遍，一个女人渐渐地在他的面前清晰起来……是团支部书记柳云凤？果然是她！她嫣然一笑，风摆柳的样子。没等邱东风动手，她已经将身上的裙子脱了下来。邱东风这才看清了，裹在女人身上那裙子原来是红颜色的……

二、风起雨过，院子里还漂浮着中草药的味道

手机铃声将邱东风的魂魄召唤回来，他看一眼手表心说糟了。上午九点镇里有个会，现在都八点五十了，你说他能不着急吗？牙都没顾上刷，拧开自来水，接一口水漱漱口，用毛巾胡乱擦一把脸，这才清醒过来，心说不对

啊，我睡过头了，难道二胖也他妈的睡死过去了！二胖是他的司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误事。再看一下手表，刚八点，整整看错了一小时。邱东风又重新刷了牙，泡了一杯茶，坐在那里想事情，这是他多年的习惯。将今天要干的事情再考虑一遍，想周全一些，有备无患。然而，他的思绪一直被梦中事情所缠绕，令他想不明白的是，他与那个团支部书记柳云凤几乎没有多少接触，除了开会，好像很少单独说过话，你说怎么想起来做了她的梦呢？

傻傻地想了许久，越想越糊涂。索性就不想了，站起身上楼去喊外甥李文博起床。邱东风住的是楼下，外甥住在二楼，邱东风就站在二楼的楼梯口喊，连叫了几声都没有回应，上楼一看，外甥的床铺早就叠起来了。刚转身出来，李文博从外面进来了。文博说，舅你找我？邱东风说，你出去转去了？文博说，一大早，刘会计打电话来，说有笔账算不清，叫我过去帮他看一看。邱东风没好气地说，亏他当了一辈子会计，账目总也算不清，要不村里怎么都喊他刘迷糊呢！正说着话，二胖的车已到院门口。接着从车上拎下来一塑料袋东西，边向院里走边说，邱书记，我给你爷儿俩买了半斤素煎包，你们趁热快吃吧。邱东风说，好久没吃煎包了。伸手捏出一只，问道，谁家的？二胖说是陈老九家的，刘武家的包子不能吃了，老煎不熟。邱东风说，这样就将自己的牌子给砸了！二胖说，刘武狗日的，新娶个年轻老婆搂着，哪还有心思做生意呢！邱东风又捏出一只包子，然后将塑料袋给了李文博，剩下你包圆，我得走了。忽然想起什么，说对了，昨天大庄村来参观大棚蔬菜，上午你写一篇新闻报道报道。李文博说好。邱东风又说，下午妇女主任黄大桂来家里，说是给你介绍个对象，女方家也是城跟前的，听说那女的长得不错，跟你一样，也是高中生，也差几分没考上大学。你见见。李文博脸一红，说舅舅，我现在真的不想谈。邱东风说你今年都二十一了，明年就是国家法定的结婚年龄，我们又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你早点结婚，省得你妈老在我面前叨叨。李文博说舅，倒是你该考虑考虑你自己的事情了。想起外面风言风语传的舅舅与干娘黄大桂暗地相好的事情，就说，舅，上天我回家看妈，妈还叫我劝你早点再找一个，舅妈已经走了多年了，妈说，家里没个女人不像家。邱东风笑道，那咱们就共同努力，到时一起办喜酒！李文博顺嘴说道，再一起要孩子。话一出口，才敢说麻嘴了，因为舅妈一直不能生，中药吃了半车皮也没能奏效，风起雨过，院子里还漂浮着中草药的味道。看到外甥一脸的尴尬，邱东风说文博，交代你的事情别忘了，说罢就上



了汽车。

三、绿叶想变红花谈何容易啊

写一篇百把字的小消息，对于李文博这个高中生来讲，可谓是小菜一碟，端坐在电脑旁，不一会儿就打好了，接着给县委宣传部的新闻中心发了过去。上了一会儿网，觉得没啥意思，正无聊，民兵营长兼治保主任赵有亮推门进来了。李文博主动打招呼，说有亮叔来啦？赵有亮说文博干啥呢？李文博说舅安排我将昨天大庄村来我们村参观的事情写篇报道报上去。赵有亮说应该报。黑天遇着大闺女，不报（抱）白不报（抱）！对不对？李文博知道赵有亮好闹笑话，也没往心里去，忽然想起什么，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包烟，说有亮叔，这是昨天招待用剩下来的，你拿去吸。赵有亮也不客气，接过烟，抽出一支点燃，然后抬手在李文博的肩头拍了拍，好好干文博。李文博微笑着说道，以后还得多多向你老学习呢。赵有亮说，你舅很有本事，要学就向你舅学，跟我学就怕将你领到茄子棵地里面去了呢！对不对？李文博仍旧微笑着，你看你老说的。李文博忽然想起一件事情，说有亮叔，我入党的事你老还要多费心。赵有亮说，我只是个党小组长，你舅是支部书记，他说一句顶我一万句！对不对？李文博说，我舅虽是支部书记，但在党小组里，你不还是他的上级吗？赵有亮大笑，可不是，我经常用你这句话宽我自个儿的心，一般场合，你舅还真得买我的账！李文博心里清楚，赵有亮说的没有错，他与舅舅可以说是交情深厚，两人自小一块长大，又是小学、中学同班同学。关键是，小时两人一次去大运河里洗澡，舅舅因为腿抽筋，沉入水底，多亏有亮叔拼死相救，捡了一条命。所以说，无论公私，只要不是原则的问题，舅舅都会让着他。不过，赵有亮也很坦然，虽然有恩于邱东风，却从不居功自傲，在村里这么多年，他处处维护支书的威信，支持支书的工作，每年镇里来考察村委会的班子，几乎是全票通过，邱庄村班子和谐、精诚团结的典范还多次作为榜样到县里的三级干部大会上介绍经验。

正说着话，村主任张官山、副书记张祺祥一前一后进来了。张官山问赵有亮，邱书记呢？赵有亮说，邱书记去镇里开会了。有啥事情？张官山说运河边的那一千亩地到底还征不征？群众天天来找我问。张祺祥说，牵扯一百多户呢。赵有亮说，估计邱书记去镇里恐怕为的就是这个事情。老邱也急呀！你想想，征地建亿吨大港，那是市里说了算的事情，别说是我们村里，即便是镇里、县里说话也不管用！对不对？张官山说，群众不管你这些，只

找你村里说事，你就得立马答应，不然说你不作为。张祺祥说，一点不假，天天晚上去你家找，找得你不得安生！张官山说，这也能理解，他不找你找谁？去镇里找？镇里知道他们是老几！

这时矿泉水烧开了，李文博找来几个一次性纸杯子，每个杯子都放了一撮茶叶，然后接满水，端到每人的面前。张官山吹着杯口的茶叶，想起什么，说文博，我听说黄大桂给你介绍一个对象真的假的？张祺祥说，听说是长得蛮不错的。李文博有些害臊，小脸一红，没有影的事！张官山说，怎么没影的事？黄大桂那天亲口与我说的。张祺祥说道，其实咱们村里的团支部书记柳云凤就不错，你们团员经常一起活动，难道说还没撞出点儿火花来？略停又说，文博，我觉得你和柳云凤挺般配的。会计刘迷糊端着个罐头瓶的茶杯也走过来凑热闹，冷不丁地问道，谁与谁般配？张祺祥开玩笑道，说你与黄大桂……话说了半截立刻住嘴了，他瞅见妇女主任黄大桂过来了。黄大桂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哑着嗓门嚷嚷道，谁背后说我的坏话呢，怪不得我的耳根发热呢！会计刘迷糊看见过去的儿媳妇来了，急忙转身出去了。李文博眼头活，瞧见黄大桂进门，早已接一杯水送过去了。赵有亮看着黄大桂急急慌慌的样子，就知有情况，说大桂你别急，喘口气再说。黄大桂喝一口水，继而说道，正好你们几个头儿都在，我今天刚刚发现一个计划。说着用手一指张祺祥，对了张书记，就是你那个小张庄的！一听这话张祺祥脸上有些不自然，半晌问道，谁、谁家的？黄大桂想一想说道，就是她对象去新疆开小煤窑的那个，名字好像叫什么张传文的，他媳妇叫于二丫。

张祺祥站起身说还有事，一杯茶水未动一拍屁股就走了。别说是妇女主任黄大桂，就连赵有亮也看出来了，张祺祥刚才神情有点儿不对劲。黄大桂说，张书记今天是怎么啦？赵有亮说，我看张祺祥的表情也觉得有些不太自然。张官山说表嫂，你说的这个于二丫……黄大桂脸一板，张主任，谁是你的表嫂？我与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已经与刘雨生离了，你的表嫂也让风飘走了。你别自作多情行不行！张官山也不生气，说表嫂，我喊惯了，一时半会儿怕是改不了口，你多多原谅！说罢端着茶杯走了。

会计室敞着门，张官山径直走了进去。见会计刘迷糊戴着老花镜正聚精会神地看报纸，说表叔，学习哪？会计刘迷糊摘掉镜子笑道，没有文化，不学习哪行！张官山说，再学也没有用了，下一届镇里换届，你也上不去了！会计刘迷糊说，不还有你吗？你若能当个镇长、副镇长什么的，你表叔老脸上不是也光彩吗！张官山说，看起来，这辈子你老脸上不可能光彩了。会计



刘迷糊说那不一定。说着，提着水瓶给张官山的杯子里续满水。张官山说，别说我了，邱东风不也是当了两届候选陪衬吗？绿叶想变红花谈何容易啊！会计刘迷糊点点头，长叹一声，然后问张官山道，你那个养猪场如今办得怎么样了？张官山抿一口茶说道，还行。会计刘迷糊说，现在一共有多少头猪了？张官山说，母猪二百多头，肉猪八百来头。会计刘迷糊说，已经不错了，等到将来上规模就好了。张官山说，这话对，猪场一旦上了规模，单国家生猪补贴这一块就发了！会计刘迷糊说，你狗日的发财了，别忘了表叔！当初还是我支持你的呢！张官山说表叔你放心，你百年之后，我给你买个汉白玉的骨灰盒行不行！会计刘迷糊说，说话算话，到时你狗日的别装蒜种！又说，你即便骗你表叔的，我也不知道了。张官山哈哈一笑。忽然想起什么，说表叔，最近我看黄大桂与邱东风联系怪密切，雨生表哥不是还想复婚的吗？你可得要抓紧了啊！会计刘迷糊“唉”一声，这个孩子就是不争气，咋办！雨生表哥现在还赌吗？会计刘迷糊说，若是不赌就好了，一见牌场，比见到他亲爹还亲！张官山正欲说什么，民兵营长赵有亮推门进来了，两人只好另起话头。

四、也就是与政府的赔偿政策打个擦边球而已

镇里的会议开到中午一点多才结束。又是麦田浇水的事，又是计划生育的事，又是建设亿吨大港的事，还有招商引资的事，内容繁多，分管领导讲罢镇长讲，镇长讲罢书记再强调。所以时间拖延了。已经过了饭点，不论路近的还是路远的，办公室通知集体到食堂就餐。食堂烧了一锅羊肉汤，准备了一蒲合烧饼，吃多吃少随便自个儿。邱东风喊上二胖，准备去喝一碗羊肉汤算事，吃完抓紧赶回去。哪知，刚预备动身，就被副镇长兼姚庄村支书姚富贵拦住了。姚富贵说邱书记，喝那熊东西干什么？两泡尿尿过就没有了，走走走走，好久没在一起喝了，弄两杯去。邱东风推让道，下午还要回村传达会议精神呢。姚富贵调侃道，又不是中央全会精神，你忙这么很干吗！邱东风说，中午还有禁酒令呢！姚富贵说屁！然后扯着邱东风的膀子，上车上车，看你面黄肌瘦的，肯定是最近叫哪个女人给整苦了！嫂子已经不在，也没人管你了，不过你也不能不爱惜身体啊，对不对？到我那里去，给你整只老鳖补补。见邱东风还要推辞，姚富贵说别整那些熊事，再怎么我还是个副镇长，与我去一起喝酒，即便上面打板子，也打不到你的屁股

上去。邱东风心说，姓姚的，我比得了你吗？你上面有你副市长的老表给罩着，要不然，凭你自个儿的本事能当上副镇长啊！提就提吧，偏偏还赖着姚庄村支部书记的位子。谁都知道，姚庄村紧靠姚庄煤矿，这块肥肉他怎能舍得松口呢！想想自己，无论资历，还是能力，还是人脉，都在姚富贵之上，可这些都不管用，没有背景这些都是一句空话。自己曾经连续两次被提名副镇长人选，可到时都被差额选举给差掉了。其实原因很简单，连看大门的老王头儿都明白这个道理，上面没有关系。像姚富贵这样的都能当红花，他只能给人家当绿叶，当陪衬的货！

到了姚庄煤矿大门口一家豪华饭店，令邱东风没有想到的是，偌大的房间，竟然只有他们两个人喝酒，二胖也被姚富贵的司机带到另一边吃去了。邱东风问，就我们两人？姚富贵说就我们两个。在看到服务员打开那瓶五年的茅台酒之后，邱东风就知晓今天的酒不是白喝的了，姚富贵一定是有事情求自己。果不其然，两杯酒下肚，姚富贵说正题了。姚富贵说邱书记，有个忙你一定要帮。邱东风说姚镇长，只要是我能帮上的。姚富贵却不说帮啥忙，又将话题扯开了。姚富贵说邱书记，用不了几年，你们邱庄村就是块福地了！邱东风说你指的是市里建亿吨大港的事？姚富贵点点头，说不错。今后，你邱东风可就厉害了！邱东风说，我还是我，怎么就厉害了？姚富贵说，你们邱庄村东临姚庄矿，西靠京杭大运河，北面市里又准备在那里建港口，既有经济利益又有政治利益。你们那个村将来的发展是不可估量的。邱东风说，早着哪，刚才镇党委李书记不还说最快也得三年之后的吗？姚富贵摇摇头，不不不，很快。邱东风一心想赶回村里，除了传达镇会议精神之外，他想起来，黄大桂还要给外甥文博介绍对象的事。就说道，姚镇长，你刚才说的帮忙，到底是啥事情？姚富贵举起酒杯，不忙不忙，咱先喝着。邱东风说，我下午还有一点儿其他的事。姚富贵一笑，等我将我的想法说出来，恐怕你有天大的事情也不会走了。邱东风说，你说我听着。姚富贵说，现在有个财路你想不想发？邱东风半开玩笑地说，有财不发不是个憨种吗？姚富贵说，对喽！少时又说道，市里在你们邱庄的大运河旁建亿吨大港，前期准备征1000亩土地。邱东风一愣，说定了吗？姚富贵说定了。邱东风说，我怎么不知道？姚富贵说，你要是知道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点燃一支烟继而说道，我想，先将这1000亩土地租下来，之后，一部分栽上果树，比如油桃、梨树、苹果树，什么值钱栽什么，剩余的土地挖鱼塘，建度假村。你别摇头，你听我说，我们并不指望果树开花结果，度假村有人来住，三年之



后，等到政府大面积征地了，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一片树叶、一株青草、一片鱼鳞都是财富。按照国家现在的赔偿政策，你不想发都不行！我粗略算了一笔账，现在租一亩地也就是八百块钱，三八二十四，三年也就是两千来块钱，可是一亩土地若是全种上果树或者养鱼的话，到时至少获赔两三万，甚至更多。除掉果树苗钱，以及其他的本钱，1000亩土地净赚两千来万没问题。到那时，你什么都别想了，就想怎么花这些钱就是了。我还告诉你，做这事既不违法，又不违反政策，你大可不必担心什么。也就是与政府的赔偿政策打个擦边球而已。还有，关于资金的问题，不要你出一分钱，我也不出一分钱，有人替我们出。再者，这件事老百姓是愿意的，你想想，辛辛苦苦一年，一亩地的收成不过五六百块钱，现在一点儿力不出，风不打头雨不打脸的，不出力比出力的得到的还要多。你说说哪个合适？当然是将地租出去合适了。就是憨子傻子都会算这个账！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你回去也好好地谋划谋划，怎么运作法，只要你应承这件事，余下的事我出面替你操作。

五年茅台酒虽说值钱，可那种酱香型的味道，邱东风却享受不了。非但一点也没喝出快乐来，相反觉得心烦意乱。

口干舌燥说了半天，见邱东风没有表态，姚富贵就想挽留邱东风停停再走，再进一步做做他的思想工作。想起邱东风如今是床凉被寒独自一人，就说道，老邱，我带你去放松一下吧？脚下这个酒店里新近来了几个东北妞，人漂亮，活儿还好！邱东风撒谎道，姚镇长，你这好酒我享受不了，头疼得厉害。姚富贵说不可能是假酒啊，这是我那副市长的老表送我的，怎么会呢？

五、有几次，黄大桂想在邱东风家中留宿，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拒绝了

车子没出姚庄，邱东风给文博打了电话，叫他通知全体村干部开会，传达上午的会议精神。等邱东风到了村委会，全体干部都已经到齐了。开会的时候，邱东风下意识望了一眼团支部书记柳云凤，见小柳今天下身穿的是一条红色的裙子，心中不由得“咯噔”一下，神儿走了半天才返回来。以至于黄大桂连喊他几声他都没有反应过来。

散会后，黄大桂跟到书记办公室，张口就问道，刚才在会上你是怎么了？邱东风装糊涂，什么怎么了？黄大桂说，那会儿你好像有点儿心不在焉，大家伙都看见了。有什么事吗？邱东风说没事，可能是夜里没有睡好。

黄大桂打趣道，是不是想哪个女人了？邱东风说道，是的，可想的不是你。邱东风说的是实话，黄大桂哪里知道呢？她认为是邱东风故意这么说的。她还认为，邱东风夜里想的肯定是她。心中不由甜滋滋地好一阵子。别人不说，黄大桂自个儿心中明白，如果邱东风的女人不死，她不可能与原来的男人刘雨生离婚。就像当年看到邱东风成家之后她不得不嫁人一样。有件事向你汇报。半晌黄大桂说。邱东风给自己的茶杯里续上水。是不是小张庄张传文的媳妇于二丫怀孕的事？黄大桂咦了一声，你怎么知道的？邱东风说，我怎么就不能知道呢？黄大桂还是不明白，真是奇了大怪了！我才刚刚调查清楚，你怎么？邱东风呵呵一笑，是张祺祥上午打电话告诉我的。黄大桂一下醒悟了，怪不得呢，原来是有人走露了消息。邱东风喝一口水，然后说道，这不好吗？这说明人人都在关心计划生育，往后你的工作就好做了。不过……不过什么？当时你去镇里开会的时候，我们几个说到这个事，我发现张祺祥脸上的表情有些不对劲。怎么不对劲？黄大桂说，我也说不清楚。邱东风说，我明白了，那个于二丫是张祺祥的侄媳妇，可能他觉得有点儿那个了！

屋里上黑影了，邱东风打开电灯。说大桂天不早了，忙了一天了，你早些回家歇着吧。黄大桂说，我闻着你中午好像喝酒了，咱们一路回家，我给你做碗手擀面吃吧。邱东风说不了，有亮还在等着我呢，大概是有什么事。黄大桂心中明白，邱东风是故意躲着自己，他怕人家说闲话。心说你有什么好躲的呢？你邱东风死了女人，我也离了婚，只要你愿意，咱俩天天睡在一张床上，官不查民不究，又有谁能说出什么不好听的来呢？

黄大桂刚欲转身，猛然想起什么，对了，下午我给文博介绍的那个女孩子来了，文博一口一个现在不谈，弄得我差点儿下不来台。邱东风说这孩子。少时说，那只有等等再说吧。

黄大桂走后，邱东风坐在办公室里连续抽了两支烟，他一般不抽烟，除非是遇到什么事情才抽。他在想中午姚富贵说的那件事情，想来想去，还是拿不定主意。突然他想到了民兵营长赵有亮，他想听听他的想法。他拿出手机给赵有亮打电话，问他在哪儿，赵有亮说在家里，正准备吃晚饭呢。稍停又说道，酒已经满上了，没事的话，你不如过来喝一盅吧。邱东风说你等着我。起身关了电灯，正要走，见会计刘迷糊正在他的门口转悠呢！不由得问道，迷糊叔有事吗？刘迷糊嗫嚅道，也没大事。邱东风说有事情你就说。刘迷糊说书记，你是有身份的人，也是我比较敬重的人，有句话我要是说错了



你可别生气。邱东风说你看你，我们在一起共事也有十几个年头了吧，无论你老讲什么即便是不对的我也不会见怪的。那就好那就好。刘迷糊一个劲地点头。突然，扑通一下跪在邱东风的面前，书记，求你千万别与黄大桂在一起。邱东风很少见过这种阵势，急忙扶起刘迷糊，你这是干什么呢？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刘迷糊说，我知道我那儿子雨生不争气，也没有本事，不过孩子没娘不像个家，黄大桂听你的，你有空替我劝劝她吧。最好是能够让他们俩复婚……

邱东风认真地想了想，他与黄大桂真的是清清白白的。这一段时间，特别是媳妇去世之后，他和黄大桂的确接触多了些，不过，起码在他的心中，还没有想与黄大桂怎么怎么的。他也知道黄大桂从年轻时就钟情于自己，按照老百姓的说法，那是没有缘分。有几次，黄大桂想在邱东风家中留宿，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拒绝了。邱东风之所以不想与黄大桂在这个当口闹出什么闲言碎语来，就是想在事业上有所进取。在全镇十几个村之中，他的威信及业绩是有目共睹的。前些时，从镇党委书记李赵兴的口中知晓，有可能下一届他仍然是被提名副镇长的人选。到年底只有半年多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闹出什么闲言碎语不好，他不想因为女人而毁了自己的前途。他不像姚富贵有后台，他要靠自己的实力证明给人看。他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想努力工作，为邱庄村的老百姓多做一点儿实事。

邱东风说迷糊叔，我与黄大桂只是上下级工作关系，一般的兄妹关系。我向你保证，今后也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至于能不能劝她与你家雨生复婚，我不敢肯定，也没有把握。不过你放心，我会尽一切力量劝劝大桂的。怎么劝？用什么理由劝？去赵有亮家的路上，邱东风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六、这个柳云凤高不成低不就的，是要求条件过高，还是受过感情挫折

今晚文博回他妈那儿去了，因为邱东风两口子一直没有子女，姐姐就把老大文博过继给了弟弟。

在赵有亮家，邱东风将中午姚富贵所谈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赵有亮一听，也觉得事情不一般，要邱东风慎重考虑，并提醒他警惕，这件事办好了没事，若是出了问题，乱子可就闹大了。邱东风何尝不晓得其中的利害关系，只是这个姚富贵不是一般人，上头能通天，下头能入地，得罪不起，既然他提出来的事情，他绝不会轻易地放手。在镇里，别说一般干部，

即便是镇党委书记李赵兴，也要摸着他的大腿找蛋子儿，瞅着他的脸色行事。邱东风心中明白，只要这件事沾上了，他想脱离关系恐怕是很难！

邱东风干十几年村支部书记，大大小小的事情处理千千万，也没有像今天这件事情这么棘手。他反反复复在心中琢磨，却一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良策。

有人敲门。

这么晚有人来访，按照自己的经验，邱东风估计来者要不就是太熟的人，要不就是有求于他的人。他对着院门问一声，谁？半天没有人回答。邱东风猛然意识到，可能是黄大桂那个女人。有两次，也是晚上，黄大桂到家里来，敲了门却不搭腔。这时，邱东风的脑海里不由浮现出刘迷糊那种哀怨的表情与祈求的目光。最后，邱东风还是拉开了院门。他心中已经想好了，准备与黄大桂彻底地谈一谈，探探她的口风，最好劝她与刘雨生破镜重圆。以后她再怎么着，那就是她自己的事情了。

站在门口的是团支部书记柳云凤，这令邱东风不由得愕然一愣。他与柳云凤虽说是上下级关系，可平常接触并不多。柳云凤在村里算得上是个漂亮的女人，可不知为什么，至今也没有找婆家。论家庭，她的父母亲都是镇中学老师，算是个吃皇粮的国家干部。背后，许多人都在猜测，这个柳云凤高不成低不就的，是要求条件过高，还是受过感情挫折？不然的话，怎么至今不考虑婚姻大事呢！

云凤，这么晚了，找我谈工作吗？邱东风故意抬高嗓门，好让左邻右舍听见，那意思是柳云凤来串门，不是谈情说爱，那是有重要的公事要谈。柳云凤心说，没有事就不能来坐坐吗？对不起邱书记，我是路过这里，没有影响你休息吧？邱东风说没事没事，平常我睡得很晚。突然发现，自己的身子还堵着大门呢，慌忙撤开身子，说云凤，屋里说话吧。柳云凤很少到支部书记家中来，还是一年前，邱东风的老婆病故时她与村干部一起来过一回。坐呀云凤。邱东风将沙发上的报纸归归拢，不好意思地笑道，家中太乱了，我平常也想不起来收拾。随便坐，随便坐。柳云凤轻轻地坐下来，好像生怕那沙发撑不住自己的身体似的。邱东风说喝水吗？说着去提水瓶，却提了空，不由得尴尬一笑，今晚文博没在家，我也是刚刚从有亮家中回来。柳云凤说我不渴。邱东风说，那就不客气了。柳云凤说，邱书记，你该考虑考虑你的个人问题了。邱东风嘿嘿一笑。柳云凤问道，嫂子走了该有一年了吧？邱东风点头说，一年零二十三天了。略停，说云凤你今晚来是？柳云凤说，刚刚



我不是说吗，我是路过。邱东风没有话讲了，半晌问道，你们团支部最近活动还好吧？柳云凤说邱书记，你不提我倒忘了，团支部准备搞一个活动，对那些去外地打工的缺少劳力的家庭，进行一对一帮扶行动。我算了一下，我们全村有这样的家庭三十多户，团员正好每人一户，从现在开始到麦收，全程上门服务。邱东风一拍手掌，这个想法好，支部全力支持，有啥困难你与我讲。柳云凤淡淡一笑，然后站起身来，天不早了，我回去了。走至院门口，柳云凤突然想起什么，说邱书记，我今年已经二十六了，早过了退团的年龄，下一步谁来当这个团支部书记，希望党支部早早考虑。邱东风说，眼下，村里还没有合适的人选，你先兼着再说吧。柳云凤说，你眼前就有一个。邱东风问道谁呀？柳云凤说，就是你的外甥李文博啊！邱东风想了想，文博还不太成熟，再说吧。

邱东风回到屋里，想着柳云凤这么晚造访，心中不免有些疑惑，说是路过，不大可能。要是仅仅就因为那一点工作三更半夜专程上门，又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正琢磨呢，院门又响了起来。邱东风心想，可能是柳云凤有什么事情忘记说，急忙拉开门。哎呀！邱东风打了个愣神，门外站着的却是副书记张祺祥。

七、于二丫早就预谋好了，故意怀孕让她男人戴绿帽子的

刚才在巷口，张祺祥与柳云凤打了个照面，因为天黑，谁也没认出来谁。但张祺祥知道从邱东风家中出来的是一个女人。看身架不像是黄大桂。那会是谁呢？

张祺祥闷不吭声随着邱东风向屋里走。外头有未眠的青蛙在清唱，邱东风心想今年还是头一回听见这种东西叫唤，也许早有了他一时未发现。

邱东风知道张祺祥这时来，肯定有事，他不开口，也不方便问，接一壶水在煤气上烧着，然后埋着头只顾洗刷工夫茶的茶具。平时他很少有闲工夫伺候这玩意儿。自从老婆去世之后，有时忙起来，恰巧水瓶没有水了，接一杯自来水咕嘟咕嘟下肚完事，哪还有闲情逸致摆弄这个资产阶级的情调呢？张祺祥三更半夜造访，又不说事，他平常也不是这性格。看样子这事肯定少不了。邱东风不吭气，就是想让张祺祥自己先开口。

其实张祺祥心中一直有顾虑，来之前，他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思想斗

争才决定来的。现在的邱庄村，是由原先小张庄、大张庄、邱庄三个村合并而成的，当时他是小张庄村的支部书记，三个村并在一起后，他变成了副书记，他心中一直窝着火，对邱东风也有想法，他总觉得镇里欠考虑，张官山与自己同是小村的支部书记，为啥他可以当村主任，我为啥就不能当？叫谁说，谁心里都不会平衡。

张祺祥的阵脚一会儿就乱了，他本想，一进门，邱东风一准问道，这么晚来，有事吗？然而邱东风却不动声色，唉，这就是水平啊！张祺祥掏出烟来点燃，吐出一口烟雾，才又说，邱书记，我有事汇报。邱东风说，难得今晚空闲，水马上就开了，咱们边品茶边说话。说着拿过一包茶叶，这是我今天上午去镇里开会讹李书记的，上等的铁观音，今年的新茶。张祺祥说邱书记，我……我……出了点事。邱东风马上联想到了是不是经济方面的事情，因为三村合并之后，虽说一年多过去了，原先小张村的账一直没有交，原因是原来的会计跑了，至今没有下落。邱东风斟了一杯茶水推到张祺祥面前，你喝水，慢慢说。然后问道，是经济方面的吗？张祺祥将手中的香烟摁灭，若是贪污受贿的事，我就不怕了，也不会这么晚来打扰你了。这下轮到邱东风沉不住气了，端到嘴边的茶水停在那里，心说那会是什么事呢？张祺祥又点燃一支烟，邱书记，不知黄大桂与你汇报了没有？邱东风云里雾里，问道，啥事情？张祺祥说，就是我们小张庄张传文家里怀三胎的事情。邱东风说，这个事我知道。对了，你上午不是也给我打电话了吗？那个女的叫于二丫对不对？张祺祥说我都急昏头了，就是她。邱东风问，怎么了？张祺祥说，于二丫怀的是我的孩子。邱东风说哎呀！张祺祥说，我是上了那个女人的当了！邱东风有些不悦，没好气地说，难道是那个于二丫硬拉着你上床的？祺祥，不是老哥批评你，事情到这样了，说话别不负责任！张祺祥说，对对对对，责任确实在我。男人不脱裤子，女人再解腰带也没有用。半晌邱东风问道，我听说，于二丫的男人在外地干活？张祺祥说，在新疆开小煤窑。邱东风说，明天叫黄大桂抓紧上门做那个于二丫的思想工作，尽快让她将手术做了，一旦孩子没了，事情就好说了。张祺祥说，怕是不行。邱东风不由得问道，怎么不行？张祺祥说，于二丫的男人张传文在外头有了女人，已经个把年没有回家了。邱东风说，那不更好吗？张祺祥说，好什么，于二丫早就预谋好了，故意怀孕让她男人戴绿帽子的。为的就是报复！所以即便是死，她也不愿意流掉肚子里的孩子。邱东风一惊，我说祺祥，你的这顶绿帽子糊出麻烦来了！张祺祥说邱书记，麻烦远不止这些。还怎么了？邱东风不由得一愣。张祺祥头一低说道，那个于二丫是我的侄媳妇。邱东风惊出一



声冷汗，哎呀我的老天爷，祺祥哪祺祥，你真能乱哪，你这个灰扒得太有点儿那个什么了！

八、你死了也是白死，轻如扁毛，一个熊钱也不值

早饭后，邱东风没有去村里，骑上自行车直接去了小张庄，边骑着车子边给妇女主任黄大桂打了个电话，叫她也去小张庄。黄大桂没问干啥去，骑上车子就出门了。邱东风在村口刚站了一会儿，黄大桂就过来了。邱东风说咱们边走边说吧。黄大桂说邱书记，今天在这里开什么现场会？邱东风开玩笑道，开于二丫的批判会！黄大桂一愣，真的假的？你是不是头脑发烧说胡话呢！邱东风一本正经地说，但愿我是说胡话就好了。接着就把张祺祥和于二丫的事情简单地说了一遍。黄大桂一听就傻眼了，说怪不得嘛，昨天我就发现，当我提起于二丫怀孕的时候，张祺祥脸色立马变了。这下麻烦了，这下麻烦了！邱东风说所以啊，今天我专门与你一起来做于二丫的思想工作。黄大桂说，以我的经验，这事怕是悬。邱东风说怎么悬？黄大桂说你想想，那个于二丫，就是想以这种办法迫使她的男人回家来，她能轻易流掉身上这个孩子吗？再说这个张祺祥也真是胆大，哪个女人不好搞，偏偏搞自个儿侄媳妇，虽说是远门，可毕竟是本家，又晚一辈，你说他怎么想起来的呢！如果张传文回来了，有包子操呢！邱东风说，你不能光说风凉话，你得想想办法啊！黄大桂说，他的屁股还是他自己擦吧，你忘啦，那年三村合并，他是怎么给你下套子的？邱东风说，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眼下得尽可能让于二丫将孩子打掉，不然的话，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黄大桂冷笑一声，弄不好，这下我们邱庄村出名了，村副书记将自己的侄媳妇肚子给搞大了，假如有人往网上发一个帖子，你瞧着吧，跟帖子的比春天的蜜蜂还要多！邱东风止住步，严肃地说，大桂，你别光看笑话，邱庄村臭了，你也香不了！我与你，这件事你要想尽一切办法，你别忘了，这是你的本职工作！

于二丫的家黄大桂几天前来过，轻车熟路。二人来到门口，只见大门紧闭，还上了一把大铁锁。黄大桂趴着门缝喊了半晌，也没有人回应。隔壁出来一位老太太，认得黄大桂，告诉说，人走了。黄大桂问到哪里去了？老太太摇头，说不清楚。继而说于二丫是带着东西出门的，怕是三天两天回不来呢。邱东风问道，他们家孩子呢？老太太说，两个孩子都住校，一月回来一回。黄大桂说，一定是跑了。又说，跑到天边也得将她追回来！邱东风说大桂，你马上回村去找二胖，从现在开始，村里的车就归你调遣，你到哪里车